

海防彙議二編

補

十一

香外書目

武備兵法

DOOR

和書門類
二四八〇號
函架
一八冊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四八〇號
函架
一八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840
冊數 18 (11)
函號 189 397



海防彙議補卷八

斐不恤緯



松園主人編纂

土生熊五郎

淺草文庫

倭羅斯ノ米穀交易ヲ願フハ別ニ子細ナシ光大
夫取國ニ付日本産物ヲ尋ラルニ米穀ヲ以テ
答タリ故ニ米穀ニテ通商ヲ願来レリ其実ハ米
穀ニ限ラズ何ニテモ交易セハ自然物貨流通シ
テ曠漠ノ地ヲ賑ハス便ナリ且ハ日本ノ勝手ト
心得テ願来ルナリ夫ヲ天下ノ庸人我腹々ケノ

料簡ニテモリ不根ノ妄説ヲ云フラセリ米穀金
銀彼方ニ不足トシ心米穀ヲテハ人余ヲツ
十ケスト心得シハ日本ヤ唐風ノ一也又此シリ
猿智慧男ナレハ熊澤了介林子平ノ物語ヲ聞テ
日本ヲ伺フ狡謀ト思ヘリ不知ノ甚
倭羅斯ノ交易ヲ願未ル本謀ハ加模沙斯加ノ港
ヲ開ク為ノ一ニテ此港ノ度ヒラケナハ奥蝦夷
以下自然其掌握ニ入テ久シテハ粉前マテモ奪
食セン是天地開闢以來ノ大變ナリ故ニ腐堂ノ
望ク御断ナサレシハ誠ニ事ヲ未然ニ防ク格別

ノ御長策ト仰ヘシ然レ加模沙斯加ヲヒラケハ
倭羅斯百餘年前決スルノ謀ニテ一朝一夕ノ
ニ非レハ日本ニ御断ナサレハ其マ、黙止ス
ヘキ道理ナシ必定日本ノ東南海ヲ巡リイシテア應帝垂
諸國ニ交易セハ日本ニ未ルト海上四五百里ノ
遠近ノ加模沙斯加ハ運速開クヘシサレハ愚
意ニハ先年交易願未ル機ニ投シ間ニ變ヲ入ス
偶強ノ御処置アルヘキナレバ過タタムル后ハ甲
斐ナシ今御遣ナル交易ヲ運ノ謁杜魯布哈利市
土兩所ニテ亦ヨリ先ツ奥蝦夷ヲ開ヘシ倭羅斯

因ヨリ所願ノ交易ヲ奥蝦夷ニテ叶フト聞ハ悦
テ未ラン其初ニ約ヲ定メ米穀ハ願ノ通ニシテ
奥州近廻リノ相場ヲ見合セ下直ノ廻ヨリ買取
又諸島ノ産物ヲ加ヘ引リルメテ其内四分通ハ
銀六分通ハ彼国ノ諸品ト交易セハ逐日物貨流
通ニテ大畧二三十年ニ一都會トナリ一ノ長崎
出未セン其後ニ是迄唐山和蘭等へ遣サル銀一
切御停止ナカレ

銅ノ丁ハ先達モ異論アリ
思召サレ白川相分ノ時ニ是迄ノ半減ニ御定

ナカレシカ一切御禁成サレ難シ其譯ハ万
一彼等入港相絶ルハ長崎ノ衰敬ナラン
ナラテ恐レサセラルル故ナリ

此事万一不承引入港相絶ルモ不吉然ハ国家富
強ノ餘力ヲ以テ南所ニ雄城ヲ築キ謁杜魯布ヲ
領東府トシ東蝦夷ヲ領シ哈刺布土ヲ領西府ト
シテ西蝦夷ヲ領シ大坂駿河ノ例ニ准シ御譜代
二三万石ノ諸侯ヲ城代トシ其外蘇ソウ烏ウ耶ヤ古コ那ナ細
利リ抄抄前前箱箱立立諸諸要要宮宮ニ軍團ヲ置五里十里
六丁一里
峰峰喉喉ヲ置首尾兼應シ餘威自然ニ加摸沙斯加ヲ

帝視ノ旁首如何ナル奸雄ニモロヨ其術ツキテ
御幕下へ入ラン如是英偉ノ策ヲ施サハ是ヨリ
ニテ亜細亞ヲ併ビ改羅巴ヲ吞五洲ニ一帝タラ
ンヲ難カラズ不然トモ永世蠻夷猾夏ノ憂ヲ絶
ヘシ

新國ヲ經畧スルニハ只生聚化遷ノ方ニア
リテ土地ノ沃瘠ニハヨラス金元ノ上都並
ニ今ノ清ノ盛京皆シヘリヤノ地ニ屬シ當
時國ヲ開都ヲ立テ終ニ中夏ヲ併セ又倭羅
斯ノ伯久球加蘭ノ亞莫私的尔覃諸厄利亞

ノ龍動ナトハ大抵極高五十度以上七十度
マテノ間ニテ大寒荒陋ナレモ豊饒繁盛日
本支那ニ越タルハ其方ノ里ナラ得ルト不
得トナリ况ヤ加模沙斯加海上何レノ國へ
ニ通船自由且又日本ノ東南海ニ無人島ト
テ凡三十餘島アリ瓜哇馬路古ニツキク
リ是等皆赤道近キ島ニ故五穀年々二三度
ニ熟ス万一此島々不殘彼ニ取ラレトハ豈
不畏乎

兔角我光奥蝦夷ヲ開ク時ハ倭羅斯必ラス加模

沙斯加ヲ開ク丁ヲ不得前後ノ一普ニテ中国夷
狄氣勢ノ強弱ハ天地雲泥ノ相違アリモシ前條
因実ノ御体裁モ奉セラレ行レ難クハ又一策ヲ
リ夷地ノ大小ニ應シ四六ツ程ニ分テ手近ノ諸侯
ニ割渡シ或ハ十ヶ年ノ内急度開ク可キト御付
ラレ年限中ハ諸役御免江戸叅勤モ家老名代ニ
テ御礼相濟ト速ニ返國ヒシメ其地ノ産物ヲ給
テ勝手ニ直振運上訖ヘ拂ヒ或ハ自船ニテ諸國
ヘ廻シ年々産物ノ入高ヲ積リ其餘カニテ民ヲ
植付ヘシ十ヶ年ノ後墾土地開ケ十八切ヲ賣シ

爵ヲス、メ唯十一ノ征ヲ 公上ニ取リ無功片
ハ其罰又之ニ準ス個様ニ年數ヲ措シ 公上其
大成ヲ待テ賞罰ヲ施サルヘシ
僅ニ二十里三十里ヲ隔テスラ氣勢脈絡ハ不通
况絶域萬里風俗言語殊ナル地ニ兵ヲ用テ一旦
攻取氏終ニ保ルキ也五胡北魏金元清十トハ
數十年中国ト同様ニナリ依テ中国ノ隙ニ東シ
テ之ヲ取リ又ニ三代追々中国ノ地ヲ奪ヒ政教
号令中国ヲ學テ自然其掌握ニ入也趙ノ武靈王
胡服シテ中山樓煩ノ地ヲ取ラレタルハ善キ事

本ニテ元ノ世祖大閻秀吉ノ如キハ皆英雄ノ慢
心ヨリ起リタルニテ英雄ノ本式ニ非ス是ヲ
以テ外國入寇ノ利害明白ナリ試ニ其形勢ヲ云
ンニ今虜ノ國都遠西ニアリテ聖際亞杜尔格諾
國ニ界ス万一日本ニ寇センニハ先邊疆ノ要害
ニ備フヘシ内外通計ノ百六七十万ニ不下寇兵
必ク凡又五六十萬人ナルヘシ國中大凡二百餘万
ノ軍役ヲ催スナリ而シテ其國都伯多琅ヨリ陸續
キニテ来ランニハ奥帳夷加模沙斯加ヨリ止百
里垂ノ地ヲ通シ方幾十里其間一般不毛ナレハ

人数少ニテ或ハ二三百戸ノ間々幽カニ聚落ヲ十
スノニ尤極高五十五六度ヨリ六十度迄ノ間ニ
ニテ大寒帯ニ異ニ道路ノ開クヲハ四月ヨリ九
月頃迄ノ間トス軍行日ニ五六里不急押テ一月
ニ百六十里ナリ四月頃ヨリ九月頃迄僅ニ五月
程道開クテ一年凡八百餘里ナラテハ押進シカ
ムヲツカ道列ラシトハ十餘年ヲ姪ヘシ五六
万人十餘年長途ヲ押テ其國都並ニ邊疆ノ守兵
合シ大凡二百餘万人未々敵ヲ見サルノ前ニ衣
糧器械凡百供給ノ費ハカリナシ日本ニ未ル頃

ハ大半疲羸ノ卒ナリ又海上ヲ来ニハ和蘭人ノ
針路ニ從テ無井利加ノ南邊所謂大ヲ過キ應帝
重ニ浮テ来ラハ潮ニ逆ノ難アリ別テ呱哇渤泥
間ノ海面ハ内瀬戸ノ勢ニ来ラレ且月輪ノ行近
キ故波浪一際烈シノ数百千艘ノ大艦ヲ一齊ニ
東切ルヲカクシ

元本一卷爰ニ其要ヲ摘ム其全書ハ海防康
議翼卷十八ニ載ス

十住大之助實人

答十住某問

古賀侗菴

擬問

韃靼以還治運日躋 府政肅清諸侯馴服施
迨海外三夷朝貢 齋問不怠旋時天下無事者
蓋一百年於茲矣獨遠夷標悍動車剽畧大船
大砲久高岸内之患近者阿比之變齊州頻被
侵侮兵禍痲結黑齒非鮮海隅蕭疎藜庶咨嗟
可勝歎哉傳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夫彼之
有事也安知異日無變於我患既至焉而為之
固則晚矣於是凡我之所以處彼與彼之所

以擬我者、分條列之、於左、以謹問焉、若夫方畧
之變、運用之妙、顧其時如何耳、以揭專閥大體
者云、

一海寇之變、蓋在文化之初、爾後幾四十年、以其
不重為慮天下、漸忘於警、謂我自有天塹、彼莫能
為、至於下以為慮、其稍慮者、特以鑄巨礮、列四隅
為要務、而深慮者、乃言揭 邦教、尔弗說、齊紀綱
正風俗、須使本建內定、無虞之可來、斯可矣、夫無
虞之可來、固善、獨奈世降、叔季、俗極澆漓、脩之思
紀、尚患其未若、變作不意、禍出倉卒、則將如之何

矣、夫不以為慮者、固習俗之見、不足與辨、其稍慮
者、時出權宜、應猝之計、非永固持重之道、而深慮
者、亦夫於迂遠、不切時務、且夫 府有三制、藩有
帝法、不可敢者、交存其間、則方今海防之設、將如
何、而中其宜乎、如何而得其用乎、所謂其有以待
之者、不可諉講也、

世之談海防者、不出乎斯三者、三者不無少軒輊、而
究歸於一邱貉、今悉斥之、極中其窳、定制成憲、泮
卓犖有為之士、令不得展其曠足、實平世之帝態、偶
發脩壞、膏然之論、聽者輒掩耳而走、以前修所以致

歎於狂泉也

一西北諸夷務求通商志其變袞無厭之欲動輒
干戈蜂起宇內騷然諸州主靈肝腦塗地可惡之甚
也嚮者蕃府長慮遠計訖然杜絕不許其請而
邦壤殊無擾攘之患民庶長受其賜蓋通商之起
職由于有餘不足邦土沃澤無所不足不待他
求而其用既給矣亦奚事於此且也夷揆夫爾著
鎖國論又然之則知非一國之私論也而竊聞特
唱異議以開通商為言豈則有所見而發者乎否
則二商指漢之貿易先儒尚惡蓋出欲減其額今

不啻與之相戾吾儕太惑請更審其得失何如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太西之交易專乎利可醜吾之
交易將以講武習水戰可尚講武習水戰試之於江
湖川池亦愈乎已穴迥不如常破萬里浪者之精鍊
然交易形也講武實也不可先呈露講武之形恐有
逆折之者太西交易因為利而洞察敵國強弱有可
乘之弊則襲而取之亦未始不存講武之意斯可畏
也

一聞往者波爾杜瓦爾伊新巴倫亞之仇也一時
獨概逞威絕域相傳一周半內者始於二虜而阿
非利加阿墨抄加等諸地多為其

所委飾、及如我天文慶長間、諸將
多受誑誘、兵禍遂施民庶、是也。而百數十年間、
漸次衰感、其所差諸州地、及為諸夷虜所攘奪、而
未聞其再燬也、則如方今魯西亞、請月利、亦經其
久也、果歸於一轍乎、但其力之富、威之強、不翅相
倍蓰、或如阿曆撒的兒、霸多兒、絕世之英雄相踵
出、拓遺業、振積威、竟至於一統宇內乎、虜勢之
弛張進退、果可豫占乎、否也。

近代五大洲之地形、無不通曉舟車之利、無不可屬
之域、混一寰宇之舉、似亦可庶幾、夫西英主、未必不
存斯大志、雖然、地至六、則難於吞併、人素衆、則不易

遍服、雖懷以志願、豈有克剛之日、顧弱者先為所殲
滅、強者可永存、以靜觀狡虜之盛衰、故有固者、尤不
可不任賢愛民、整飭武備、以圖日強之術也。

一夷俗武斷、不為漢土之縛、決矣、但其命官公掌、
果有文武之差乎、養才有士、存學賞之設乎、治法
貴森嚴乎、貴寬大乎、凡其人心風俗、存安義、蓄天
汗尊、坏飲之遺乎、而歷世之久者、則古氣散蔓、或
務脩飾文、高如拓跋奇、握溫覺羅、民乎、如耶羅部、
愈久愈昌、由其道何脩、何講、而能然矣乎、蓋其生
也、奮奮然而與居、猜猜然而相爭、凡其居處、飲食

衣服無有制度節數俾遜之禮是夷狄之所以為
夷狄也所謂儒家斷案不過方爾然非得通覽博
雅之言審其情狀則考諸心竟所未安所以不憚
煩而審問之也

太西人陰狡多智為有定義萬天之遺風邪但其誇
虛文而要實效甚不識倫理而自有其倫理所以國
稍治傳世較久至政之寬猛則各國殊尚不必歸乎
一但如明清之刑法峻酷萬國所未曾聞在太西可
保其必無也就中風氣夙開文物盛備如熱爾瑪瓦
亞如意太里亞今皆萎靡不振特多起之雄喪野沈

驚如羅利尹夷日益盛大亦必然之勢也顧太西政
俗予未悉其詳請更訊諸諛博者

一今之策虜率持三說其一縱虜上陸以短兵蹙
諸隘其一環海列礮虜至輒發其一則曰與坐以
俟之卒逆而擊之聚散步沒校輕舸挑巨艦未必
不逞嗚呼是皆化心然自故之不逞思有於策虜
或嘗竊按輿地圖蓋宇內之稱大洲者凡五然而
三分戎五細而二及四洲之地彼咸占奪而窮
據焉獨寒帶之右赤道之左塊然乎其間環以大
海者之為宇內未闢之大洲

指新
荷蘭等試量其方位

占其氣候、與我亞細亞、南北反而距極同卅五度、
則知其冷溫中節、果非不毛之地矣、夫先者制人、
後者制於人、彼方他務未暇及焉、則取以有之、孰
敢禦我、於是制其艘、鑄其砲、載人畜穀粟、至
輒合類、分種之於其西方、設凡相生相養之道、統
之以政、待其力積、績奏、根據畧建、然後遠觀宇內、
橫絕海路、懸軍萬里、直搗巢穴、則彼將蒼皇失圖、
不知所出、則亦何事於我哉、是其策、勇之一道、所
以與衆議迥別也、而世之腐儒俗吏、蹉跎之徒、往
往睹天下之大勢、輒以忽必烈、豐臣氏、謬舉、曉曉

然藉口、不知二氏所為、皆出一時誇張、而無成算、
熟慮一定之畧在焉、夫我
神祖神后之旌、東西夷、姑置之、目今諸夷畧諸洲、
紛紛四出、蠶食無方、長征遠復、兵每井頓、彼以醜
種尚然、我而為不能、豈非自誣欺、聞鄂羅酋長、画
一母乳五兒、面置諸左右、以充至銘、其意豈以吞
五洲自期者乎、噫嘻、我不之覺、而徒規規乎自守
之說、安知異日、果不為彼所先也、因慨然述持論、
并質之云、

我邦舟楫之未便、海路之不諳、水戰之未素講、印度

臺灣之近、且不易至、奚望乎新和蘭、且果為冷溫得
中之沃壤、大西之務遠畧、而洞悉海南形勢、斷無不
先拔耆鞭之理、今不知彼已、而疲民黷武、輕舉遠征、
有往而不反之恨、徒開黨端、無少裨乎國家、智者不
為也。

方今諸夷之傑、驚者、耶羅為魁、英黎次之、而英黎
之地、與阿蘭相隣、官減阿蘭市船、限以二隻、今
許以數十、待其說入、謀定、充以戎兵、託而在運、萬
里直破龍動、既而憑其豐富、聘其威力、大占形勢、
席卷而東、則耶羅之大、亦不難敗、二虜既覆、二洲

既蹙、卓內之命、由我制之、可指日而致、蓋斯說也、
比諸前論、其功太速、之以其事大危、亦談所謂探
帛兒捕虎子之意、要在自決何如、茫錄以質之云、
太言無備、不可措諸實用、殆伴畫餅。

按、桐菴先生、潛心海寇之事、故其一語一言、皆
可為知彼之一端、所著海防臆策二卷、收于海
防彙議翼中、別有泰西錄話一卷、指出于尤。

泰西錄話

從未泰西諸國之論、劃然判為二說、務遠畧者、一意
航海互市、無遠不至、專以吞噬為事、有弱小之國、輒

攻而取之、主修內者、整飾法制、綏懷黎庶、武備嚴而
積蓄饒、令國勢盛強、無累可乘、二論迭相抵排、不歸
半一、尚修內者、深斥事遠畧者、貪遠而遺近、封域靡
大而疆內虛耗、非策也、如伊斯把尼亞、波爾杜瓦爾、
似犯斯弊、英機黎事、遠畧五大洲之地、莫不為其
所削奪、而國日滋富強熾昌、亦可謂巧于立國矣、
秦西人之見、以弓天刀槍當敵、為不仁、謂如此者、而
敵相憫、持久不決、死傷必無數、不如赫然以大煩巨
砲摧破之、視之類慘虐之舉、而勝敗頓決、殺傷不至
甚多、斯為仁人之舉、不知斯論中竅乎、否也、吾以大

煩巨砲制敵、敵亦振奮、以大煩巨砲抗我、確鬪毒戰、
積屍如山、安見其為仁、秦西人特侮蔑弱小、而云
爾、故僅說得一偏、

邦人光大夫、漂利俄羅斯國、留住多年、一日有丐之、
途遇俄羅斯帝出遊、去所戴笠、避于路旁、俄羅斯
邦制、如此、易簡可想、本邦及支那、盡徒護衛之夥、較
之覺過于繁重、然亦惟秦西之俗、絕無刑聶刺客之
患、故能如此、本邦支那間有刺客之慮、故不得與之
侔、但可痛感、危衛、還燕巖、不二心之士、以備不虞、亦
大首所費矣、英機黎與卅蘭察、甚相惡、而密歲英機

黎王親往，拊蘭察和蘭國議事，亦以如秦昭問楚
懷石勒執王浚之事，秦西泝不之為故也。本邦支那
則決不得然。

泰西諸國，大都風土凜冽，五穀弗殖，貨財鮮少，不與
他邦互市，無以自贍，故航海通商，無以圖饒裕。歷年
之久，因漸富貴，而舟楫益巧，則其志寢大，更交易於
萬里外之邦，以圖大利。既而國日益昌熾，則其志從
而滋大，周覽所互市之國，皆小弱易與者，輒造譽誣
罪，伐而取之，富強之極，又且不以吞併小弱自足，敢
與大國為難，如往歲鴉片，莫臥兒，不存遺種，數年來

以鴉片之禁，與清交兵，屢被其師，多奪其屬島，及瀕
海之地，是也。泰西國勢，輾轉至此，真古人所謂孤始
顧不及此者，然洵可畏而惡矣。降乎今日，吾將奈彼
何哉，不可不申儆武備，整設海防，以待之也。亦不可
不取彼所長，以施於己國也。

犬馬參勢，則猛悍多力，人去勢，則趨闕不怯死。近歲
英機黎行師間有用之者，選去勢者數十輩，提刀居
前隊，令直進犯敵鋒，然後以大砲隨而擊之，雖至堅
之陣，莫不立摧破。李世人之彈巧智，乃至於斯，又人
之去勢者，發聲極清亮，俄羅斯樂人或有之。明太祖

鍾山先廟樂工亦嘗用去勢者

泰西之史有云大莫臥兒國為太西所蠶食固勢日蹙迨近歲纔有一城居方二里之地亦不能自保而為隣敵所吞滅永絕血食大莫臥兒之光嘒起半撒馬兒罕之地以混壹天生盛大富饒甲於万国末路卒至此亦可憫矣按輿地誌畧則莫臥兒沿海之地自數千百年前盡為泰西人所據尺寸之地非復莫臥兒有亡北已灼然嗣後日朘月削以迄半盡蓋莫臥兒君臣相與恃國之盛大日久佚樂暢適不思遠圖士氣頹靡武備廢壞以致忽諸亦殷鑒之章章者

也

莫臥兒之為泰西所侵削軌焉云止也不獨數百年之宗社一旦絕祀遺臭百世又使泰西人占此地為振礎以病起東諸國永貽毒千載遺臭百世事屬既往不必咎貽毒千載則將來之禍不知底極更覺可悚歎耳前此是泰西人雖侵奪南海諸島及倚高刺而褊小荒陬故害不甚著莫臥兒盛大之邦為其所窺掘而其禍方熾世之諸者大率以為英機黎椰蘭察之屬遠來自泰西不足深憂念絕不知既據莫臥兒之地則與清為並隣之邦如金元之於中州可畏

之極也。隨園集載英機黎伐呂宋、虜五百人泊常門、
粵東大駭。縣令印光任責使歸之于呂宋。英機黎唯
唯奉命。光任盡析英機黎之策。不適去夷涉大海數
千里。糧食必乏絕。吾過糶以困之而已。其計恐不足
以窘英矣。支那人騎矜浮誕。全不諳外夷情。隨園所
記未必得實。

通者泰西人之譏曰。凡西國之國。有不敢與歐羅巴
通好者。必祖伐之。泰西諸國。近歲日益冒強盛。大吐
西粉之言。如此。或曰。泰西有一母哺乳五子。蓋
寫俄羅斯女主之志也。言將混壹五大洲。子其德兆。

而撫字之也。志尚之大。可想泰西列國中。熱爾瑪尼
亞。雖曰古未帝國。而總能自保。都兒格至強之邦。而
不盡務遠征。伊須坦尼亞。波爾杜瓦爾。昔嘗隆興。降
半近代。袁爺弗振。女等國。必無大志。獨俄羅斯。英機
黎。捕蘭察。三國聲勢方熾。而英機黎。索長平吞噬。斯
三國皆有席卷八紘之志。今五大洲之地。蠶食已遍。
其雄志亦稍剛矣。獨且貪婪無厭。其禍未有艾。洵可
畏且惡也。夫南北亞墨利加。利未亞洲。其人蠢昧昏
惰。其為泰西所吞滅。固也。亞細亞洲。產聖產賢。產英
雄。遠愈乎歐羅巴。乃其視泰西。囊括四大洲。漸漸削

奪正細也、而袖手無一策、不能有邊防之、豈非可愧
之甚耶、英機黎降卒語清人曰、吾國今女主、實為開
國而未、未嘗有之、英主、觀英機黎之國勢、駸駸熾大、
而知降卒之言、非誇也、俄羅斯帝伯多祿、旅中與聖
主、勳烈赫曜、而其後加太里那、才智與之匹、翼成夫
鴻業、伯多祿臨殂、至遺金禪帝位、其卓邁可知也、其
他泰西、列國女主、祛積弊致盛治、以垂百代規準者、
不遑更傳數、較之支那、后妃干政、心亂敗邦家、一十
年間、僅僅呂雉武豐、而二人之功一罪十、豈然殊科、
以何道而然也、蓋泰西諸國、多北極出地、四十五十

度以上者、鳳土淳樸、陰氣用事、故婦人之勇、習自有
翻翹邁倫者、且也、人用則為帝、舍則為虜、支那不獨
陽和溫暄、故婦人資稟閭閻、亦摧抑之甚、才畧不得
舒展也、泰西待婦人、與男子無異、推戴欽仰、極其崇
重、故婦人神王氣充、才畧全湧、泰西之所以多女丈
夫、職是二者之由也、

泰西之俗、徒無師古之說、專取道目前日用、古之軍
法、有所窒碍、則立變而從今之制、軍器兵械、有稍不
利、則亟改作、以趨便捷、如知甲冑厚重、不便馳驟、拳
軍不著戎衣、察大砲之利、拉刀槍弓矢、講肄鍛鍊、日

精月巧（トルキール）冲天砲（ヘキリンズ）、鑿山銃之屬、一炮輒殲數十百人、可
以見其風尚矣、本邦支那之俗、尚祖古而不甚論事
情、詐兵法則墨守孫吳韜畧、而不求變、論兵械則專
講明刀槍弓矢、而不甚精於砲銃、見古人之遺、甲遺
弓刀、則百金購收、十襲珍弄、或且仿效古制、製造軍
器、不必究其便與否、斯其崇古之意美矣、曰切於時
用則未也、本邦支那之舉、近於王道、而水流於迂、泰
西之舉、類於霸術、而素便於事、惟其素便於事、所以
見效殊速、而甚可良。

經濟十二論

今取防夷
兵備二論

防夷

井潛

御夷狄之道、雖殷周之際、而難焉、以漢高帝之武、尚
窘於白登、況其他乎、我神州環海、為固、外夷不得
窺鴻荒之世、三韓內屬、方元兵入西海、衣冠老稚、且
善為擒、會風濤覆舟、彼百萬眾、一時為魚、天之護我
也、室町氏林世、邊海少年、初侵閩抗地、我民習兵、加
之以彼土邊人、應之、明將太苦防禦、彼我相仇視、防
於斯、踰海不可有者、當王尚醇、清主寬仁、恤中外、清
不為我虞、明兵若朝鮮、中山、固服於我、專可備者、唯

北狄耶、蝦人之險、以為城、北海之洋、以為池、兵寇固
不足為憂也、紅夷、年貢、服從於我、交易為生、貪冒無
厭、彼與沒刺、箇未突、壤地接續、或云亦其屬國、其夷
長循、無不至、服人以寬、不刀爭、而利導諸夷、是以相
引服從、去、紅毛之土地、北極出地五十三度、我與州邊
海之地、四十一度餘、蝦人極界、立五十度、從可揣焉、
其南海相去、見不甚遠也、或云我邊備、北為樞要、以
今觀之、可謂知言矣、我禁天主教太嚴、最為得備夷
之方、潛謹索、當時有司之意、似使人心歸佛、而欲
其教、夫佛者、亦外夷之教也、耳、以外夷禁外夷、類塗

塗附、恐未為全、得其力、有一浮屠、晉氏、其徒士農商賈、
以千萬數、崇敬教師、甚於君父、神祖在三河、嘗
討其黨、屠戮諸臣、畔多歸焉、可以見其結人心之固、
誅機事之密也、教主建一大伽藍、門徒傾產供其費、
力不能者、賣子女以償其資、果以之壞外夷教、而絕
跡於我乎、更遺一外夷教也、若夫沒刺、箇未突、隔海
子萬里、備不虞而足矣、譬諸疾病、賸理之邪耳、至心
腹之患不除、則人將斃、雖欲除之、而非一朝所治也、
聖人之道、洋溢乎中國、施及四海、禁高夷教、未聞若
以其嚴矣、夫利瑪竇羅、雅谷、湯道未徒、天狄之為者、

也。彼晉觀象之寧，西上先賢，未能及之。晚年入明，明人至其僧象，則有取焉，而未嘗有合其所學從彼教者。彼顧自化於聖人之道矣。皇朝始通使於隋唐，歷宋元明，殆過十年，人未始有天主教，周防大內氏滅，止其劫合印，我與西土絕。彼放始入，誘我邊民，其茶毒生靈，極於島魚役矣。彼已不能入聖人之邦，察其為毒，酷烈可恨者耳。至佛，能使歷世君臣心醉，雖有忠直而不能諫，比之於毒美而害深者邪。竄莫無為無父子，無君臣，獨自善則可已。若夫自稱大乘，噉肉飲酒，娶妻生子，務攬淺俗之心，豈謂後世無害於

國家乎。嗚呼！首仁人在位，而後兵病可起也。始可與論治安也。

兵備

戎俗重武，持戟帶甲，數十百萬，無州不嚴也。金子其城，湯乎其池，騎將分部，十八般技，率皆嫻焉。國家二百年，四海無事，戢十七，橐弓矢武弁子孫，無衣職之補，以祖先之任，食邑受秩者，幾百千人。技亦日拙，不可以備盜也。不可以禦寇也。無用於國，尚徒費廩食，固用不足，職武之由，亦唯不據聖人之制，初受世祿之過也。備豫不虞，無農兵之若也。農兵者，無時不設。

無地不備、轉餉之勞以少、用財之費以省、今聖辟日
減、荒蕪年夏、耕且不能、盡地力、况敢備邊乎、與羽隔
薩、羊州、農而士者有焉、居閑散、屬騎將、自耕自貢、師
出騎從焉、夫食已百石之士、從卒四人、二百石則八
人、千石万石以是為差、以為兵制、近世士風衰薄、視
僕隸如土芥、孰以死終始疆場之事、士必單騎奔命、
不復論邑之大小、與餼之多寡也、其虛戎車若以其
邑入廩、餼沒於妻妾之奉、宮室之嘗、而無復餘儲矣、
士之世祿、止於百畝、以為農士而野處、擢善於兵者、
將四時農隙、治兵振旅、以講武事、則財不空出、不虞

亦完焉、古之民者四、今之民者二、其三者、曰浮屠、曰
道士、曰非人、吾俗賤屠者、與乞兒、並喚做非人、農商
不同里、至則割席、國初之時、有猶焉夫、請為其長、貴
乎人所賤、收乎人所棄、致財巨萬、高過王侯、世稱天
下財、半沒非人長、與高野浮屠、財以通為利、若夫藏
諸二窟、一沒不復出人間矣、昔浮屠空海、開大道場、
於南紀、累年十有餘、梵刹數十百、有歸依者、必記姓
名於籍、為之祈福、在丁、周利益、四方愚俗、求緣入錢、願生
登其鬼籍也、故高野浮屠財、貸稱不費、使僧度課有
定額、商市鄣有常征、則農民增戶口、駭游民及非人、

耕荒蕪閑曠之地、則奧羽蝦夷之野、鋌耨布地、今也、
四方鎮臺、諸侯都邑、倉廩盡空、一旦有變、不能轉救、
月之餉也、而浮屠非人、富饜十索、不亦戾乎、行貴粟
之政也、金銀北之瓦石、縱令藏於彼如江海、而不為
害穀粟之積、雖則贏十萬億、而陳之相因、不能持久、
矣、有粟如此、則師出之日、就取軍儲於其地、顧為便
且也、四海耕者衆、食者寡、兵動轉輸不置、用所聚民、
以討畔、以防外夷、上下一心、好謀而行、雖有十萬寇、
而可堪伐之、而却焉、何必有帶甲百萬、軍餉億斛、而

右國備不慮六哉

國備不慮六哉

國備不慮六哉

